



编者寄语

《〈农事诗〉中的现代意识》,张中海的诗歌善于发掘生活琐事中的诗意,在乡村中的一景一物中寻找可以给予平凡生活不断向前的动力。

《秋虫》,暮色是被一阵虫鸣找来的,像谁不小心碰翻了窗台上的瓷瓶,余韵在渐深的暮色里漫开,一层,又一层。

《小城生活》,巷陌深处的每户人家门前,都栽种有几株淡黄浅红的花朵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充满愉悦的……

小城,天刚蒙蒙亮,巷口的豆浆摊就冒起了白气。

老王头蹲在煤炉旁添柴,铁锅咕嘟咕嘟响,稠豆浆的香气裹着晨雾飘开,先叫醒隔壁卖烧饼的李婶。李婶揉着面团,见早起上学的娃娃跑过,就笑着喊:“慢些走,等会儿来拿刚出炉的糖烧饼。”

娃娃们不答,踩着青石板的露水往前走,鞋底敲得石板嗒嗒响。

巷子里的门陆陆续续开了,张奶奶端着搪瓷盆出来倒废水,撞见对门王大夫背着药箱去出诊,俩人停住脚:“早啊,昨夜里风大,您老添衣裳没?”“添了添了,您这是去东头李家?”“可不是,李家丫头咳嗽好几天了。”

日头爬到屋檐角时,巷尾的修鞋铺也开了门。老周师傅把小马扎搬到门口,鞋钉、线轴摆得齐整,旁边放着盆茉莉,叶片上还挂着水珠。

有人拿双开胶的布鞋来修,老周师傅接过去,眯着眼瞅了瞅:“这鞋底子还结实,补补还能穿半年。”

来人应着:“可不是嘛,新鞋穿着不如这双舒坦。”老周师傅就笑,手里的锥子穿针引线,动作慢悠悠的,不慌不忙。

正午过后,街旁的茶馆热闹起来。几张方桌摆在门口,老人们围坐着喝茶、下棋。茶水是粗普洱,装在粗瓷碗里,喝一口暖到肚子里。

下棋的俩老头,一个执红一个执黑,走一步想半天,旁边看棋的倒急:“走车啊!他马没根!”执红的老头不急,端起茶碗抿一口:“急啥,下棋跟过日子似的,得慢慢来。”

天快黑时,卖菜的小贩开始收摊。剩下的几根小葱、两把青菜,便宜卖给晚归的人。有人买把青菜,小贩还多送根葱:“明儿还来啊,新摘的黄瓜就到了。”

晚风吹过巷子,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炊烟,菜香、饭香混在一起,飘得满街都是。

小城的日子就是这样,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,只有柴米油盐的平常。可就是这些平常,像老茶一样,慢慢品,总有些说不出的妥帖和暖。

且听风吟

阳光

□ 张才行

透明的柴穿过枝头
绿色的海洋泛起
鲜艳飘香的微澜
微风捧着太阳羞湿的笑脸

金光穿过农人的五指
在一曲勃勃生机的乐章中
勤劳的蜜蜂和彩色的蝴蝶
跳起迷人的芭蕾舞

活泼而热情的阳光
把牡丹扮艳之后
又将油菜花朵染黄
把多情的金色浪花
投向潇洒的云霞

阳光下
收割机
将丰收的曲调奏响

燕子

□ 黄育斌

一对浪漫翩跹的燕子
在湿漉漉的空中打了个趔趄
抛落几滴甜蜜的呢喃

剪出细叶的风
无论怎样轻快多情
始终追不上漫山遍野飞奔的绿

缀满鸟鸣的枝头上
一朵朵羞赧的花
露出浅浅的笑靥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nxrlbpls@126.com

张中海《农事诗》中的现代意识

□ 张晓娅

先声。

张中海的诗歌善于发掘生活琐事中的诗意,在乡村中的一景一物中找到可以给予平凡生活不断向前的动力。其语言没有华丽的辞藻,字里行间流露出可贵的朴实与纯粹,简单的事物中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比如《窗子》一诗中,一扇新安的玻璃窗给农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变化:一缕阳光涌进来了/也涌进了暖酥的温情/耀眼的瑰丽/连空气中浮动的尘粒都看得清晰/清出去了——/那糊了多年带有窟窿的油纸/连同冬夜呼吸嘶嘶下糊了多年、早已满是窟窿的塑料油纸,换上明光铮亮的玻璃,自然,也请出去了冬天夜里呼呼的风声,还有“墙旮旯里尘土的沉积”,自然还有曾经延续多年不能摆脱的贫穷。

明亮的房屋明亮了人们的心灵,诗人从“窗户的更换”这一小小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时代潮流中日新月异的发展,当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屋时,诗人无不热情地表达着内心的那份喜悦,他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,即使“门窗的样式不是很新”,但新安的玻璃却可以让人们看到村庄的昨天和明天。

天和明天。

诗人看到了新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喜悦,于是在诗歌的结尾,诗人这样写道:“不用怕玻璃也会蒙上云翳/像蓝天,有云翳就会有风雨不断擦洗/你看,连年迈的妈妈也靠上窗子/摘下老花眼镜,非认个针/试试……”。在《泥塘》一诗里,作者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,诗人以泥塘中的鱼自拟,而泥塘则象征着诗人赖以生存的乡村,在这条小鱼的眼里,泥塘承载着它所有的梦,关于未来的憧憬,以及关于童年、故乡的回忆。即使眼前的泥塘并不能满足它所有的愿望,但是“养育它自由这黏稠的泥浆/即便是有一天它变成古潜山化石/它也仍以栩栩如生的模样/向后人诉说着远古的风光”。其中既有对有如大江般的远方的无限向往,又有在大时代变化下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。

“风俗画”历来在乡土作家的笔下占有一定的比重,通过对乡土风俗的展现,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,汪曾祺曾在短篇小说自序中写道:“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

岁月

故乡的风

□ 白云峰

故乡的风,在过去日子里,曾是好人的梦魇。冬天是风的季节。北风裹挟着寒流,一次次从原野呼啸而过,却像一个匆匆过客,不留下一点足迹。曾经,裸露的土地在风的淫威下,显得更加萧瑟贫瘠,唯有一团团枯草和飞舞的沙尘在旷野中狂欢。这时候,人们就格外盼着下雪。下雪之后,天地就变得格外清朗。即使有风,也不过吹起一道道雪线。

到了冬春之交,故乡的风就更加肆虐起来。寒流和暖流在这片苍茫的土地上互相撕扯着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开始一场持久的争夺战。苦了刚熬过寒冬的人们,面对着上蹿下跳的温度无所适从。乍暖还寒的骗局,让人防不胜防。天气预报中,几乎每天都有沙尘预警。初中时学《中条山的风》,称中条山的风是“一天进嘴四两土,白天不够夜里补”,在我感觉也不过如此。好不容易等到风停,已经到了夏季。故乡的春天是短暂而隐蔽的,仿佛冬天过去就到了夏天。

故乡的风是粗犷的。大的时候飞砂走石,打到脸上生疼。沙尘暴来临时那种弥漫天地的苍黄,让人近乎窒息。更可怕的是黑风暴,一旦刮来如万丈乌云贴地翻滚,黑压压的骇人魂魄。锋芒所到,漫宇一片漆黑,咫尺之外不能见物。强劲的风力,甚至会把牛羊和孩童刮跑。黑风过后好几天,空气中还充满土腥味。

幸好黑风暴并不常有,大的黑风暴几十年也难得见一次。多年前,沙尘暴虽然狂虐,终究挡不住季节的脚步。当暖气团牢牢把控局势,风也就柔和起来。这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,草长莺飞,柳绿花明,在风寒料峭中成长起来的草木,无

不欣欣然迎接属于自己的季节。虽然成长得晚一些,却更加坚韧,更有力量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故乡的风也塑造了乡亲的外貌和性格。稍微上点年龄的人,个个都像油画里的《父亲》,脸上沟壑纵横,仿佛把岁月的风刻在了脸上。妇女们大多是红脸蛋,红血丝爬满脸庞。干旱缺水多风,让白雪水嫩与她们无缘。然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,都不怨天尤人,依然乐观积极地活着。既然命运已经注定,抱怨有什么用,还不如努力去改变。早年间战天斗地、栽树植绿、平整梯田,都是靠着人力一步一个脚印奔出来。风粗糙了人的皮肤,却也磨砺了人的意志。无论怎样吹,只要这天地人还在,明天的日子还要照样过。

这些年,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,故乡的风也逐渐减少。山坡上随处可见的大风车——风力发电机——也让人们对风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。现在的风不再单纯是灾害的代名词,还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源源不断的能源从一个个塘坝间送出,汇成奔腾的江河,运输到数千里之外的东南沿海城市,为生产生活提供强大动能。

今年6月,故乡所在的区域实现了对腾格里沙漠的锁边合围。捷报传来,感慨万千,这是千年未有的盛举,更是几代人前赴后继顽强拼搏的丰碑!从孩童时期,便知道中卫的麦草方格创造了奇迹,实现人进沙退。如今年近半百,终于得知全面合龙,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!沙漠在麦草方格的围剿下一步步退缩,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肆虐。故乡的风也将越来越澄净,越来越驯服,更多地造福于人类社会。

故乡的风,将会日渐轻柔、明媚,越来越让人喜爱了。

秋 虫

□ 王婉若

场上翻动麦粒的木锨应和;偶有秋雨敲窗,便转成短促的顿挫,像檐角滴落的水珠打在青石板上。

小时候在乡下,爷爷总说:“烟烟叫,庄稼人要笑了。”意思是秋收了,该准备过冬的粮草了。可我更爱听它们在秋日的歌唱,伴着飘落的黄叶,像谁在廊下弹着古筝,调子激昂又悠远。有一次,我在石阶下捉了一只烟烟,装在竹笼里,想让它陪我写字。可它硬是绝食,恹恹的,连歌声都嘶哑了。爷爷说:“虫儿也有骨气,它要的是山野,不是樊笼。”我赶紧把它放了,看着它跳跃着钻进石缝,不一会儿,那洪亮的歌声又响起来,仿佛在感谢我。

还有蟋蟀,算不得热烈的歌者,却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秋的韵味。“明月皎皎照我床,星汉西流

马扎坐在门口,一边刨着木料一边哼着小曲,唧唧呀呀里全是过日子的踏实劲儿。

我曾在篱笆上逮过一只刚蜕壳的纺织娘,嫩绿的翅膀还软着,像被晨露打湿的绸缎。把它放在掌心,能感觉到腹部微微起伏,那是尚未学会吟唱的呼吸。秋风拂过,桂花瓣簌簌落在它身上,它却纹丝不动,仿佛在积攒着歌唱的力气。后来读“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”,总想起那只纺织娘——它饮的哪里是晨露,分明是把整个秋天的清辉都咽进了肚子,才酿出那么温润的声儿。

石缝里的烟烟,是秋日间的雅士。它们不似纺织娘那般缠绵,歌声铿锵有力,像打铁时锤头敲在铁砧上的声音。正午阳光穿过槐树叶,在地面筛下金斑时,它们的歌声最是响亮,仿佛要与晒谷

四季

暮色是被一阵虫鸣找来的。

先是一声,怯生生地在老桂树的枝桠间探了探,像谁不小心碰翻了窗台上的瓷瓶,余韵在渐深的暮色里漫开,一层,又一层。紧接着,四面八方呼应起来,纺织娘在篱边哼着小调,烟烟在石缝里鼓瑟,连不知名的小虫也加入了合奏,唧唧的,像谁在耳畔轻轻诉说着心事。

我总觉得,秋虫是最懂时序的。它们躲过了春的慵懒,夏的聒噪,冬的酷寒,偏要在这沉静的季节里,把日子谱成一阙小令。

纺织娘是秋的主唱。古诗说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”,可我觉得,那不是哀,是生命最深情的低吟。它们在草丛里蛰伏半载,只为在秋夜里唱一阙。清晨的霜还凝在草叶上时,它们就开始唱了,从“织织织织”的轻柔,到午后暖阳下的婉转,再到暮色里的幽咽,一刻不停歇。有人嫌它们悲,我却听出了满足——那是对秋光的眷恋,对生命的热爱,像极了巷口的老匠人,一到秋天就搬个

百姓纪事

闲来无事,沿着老巷徜徉,一面观瞻小城旧貌换新颜的妆容,一面细致聆听它沉静如迷的呼吸。事实上,城郭的建制并不算悠久,然而却也颇有些年月,有其深入纹理的故事与往事。河道两旁,民舍参差,中间是石板路,表面光洁透亮,一路伸延。可以想见,在那些过去的年月里,也曾有过别样的繁华与喧嚣。一如这座山间小城,四面群峰环绕,将山城岁月掬拢于掌心,赐予它宁静、自在与祥和。

薄暮里,烟火的气息在我们四周弥漫,一串细微的咳嗽声,隔着木门,在炉膛深处闪亮,回忆里透着土香,是童年的味道,仿佛我们从前的故家。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,往事徘徊不去,那些洋溢在心间的念想,静默到无声,仿佛记忆也在这里驻足、聆听。沿着杂花飞溅的小径一路行去,让我惊异于巷陌深处竟藏有如此美好的景致,原来生命的美丽无处不在,也时常绽放在鲜有人驻足的地方。生命繁衍,不断不止,如同一棵树,一直站在那里,闪烁着满树隐秘的语言,只待有心的路人去细致解读。

多少年来,人们奔走于熙熙攘攘的市井深处,找寻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我每次到来,都会选择一间僻静的屋子小住两日,待到赶圩场的日子,便可买到当地人自己出产的土物,比如棉鞋或者草编的鞋垫一类的装饰品,做工精湛、漂亮而实用。平日里,我们埋头于日常事务,常常忽略了四季的更替,以及青草和花朵暗自枯萎时隐忍的苦涩。

的芳华。这让我想到《诗经》中的草木虫鱼,它的意义原来并不只是书面上的名词,人们的智慧和情感也寓意其中,人们的人生苦乐,借由花草树木芬芳的语言,静静品咂出生命的意义。

有人说,一座城市的气韵,不在高楼大厦建了多少,而是留下多少“空儿”,能够让人们盛放内心的柔软。事实上,世上最好的时光,都是些无用的时光。我深以为然。坐在幽暗的树影间,闭上眼睛,一瞬间,空冥;一瞬间,痴迷。回首一路行来的苦涩、艰辛与迷茫,都如流水淌过的人生,不过一瞬间。而所谓人生,无非是轻轻走过,努力留下痕迹,证明自己活过,爱过,认真过,奋斗过。成功过,也失败过。而那些结伴倚窗的青春,注定消逝在苍凉岁月的那一边……

沿着河堤向远处张望,我这才发现,原来这里每户人家门前都栽有益菜,一些人家的花木大概缺少了管护,已经蒙上灰尘;一些人则鲜雨欲润。这样看起来,小城生活便少了点急躁,多了些从容与淡定。从几株盆栽的花花草草里,大致可以想见居住在这里的人们,除了工作外,还拥有一部分闲情雅致,他们知晓如何享受生活,也必定拥有那份恬淡包容的自在闲暇。

脚下是悠长伸延的石板路,头上是深邃湛蓝的晴空。如果巷陌深处的每户人家门前,都栽种有几株淡黄浅红的花朵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心情也必定是充满愉悦的。